

現代表文藝叢刊

三輯之二

赫哲喀拉族

布德著

改進出版社發行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三

族拉喀哲赫

著 德 布

行發社版出進改

版初月一十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者行發
社版出進改
社總
路騰民安永建福
處業營
街新安永
路山中汀長
路山中縣沙

者刷印
社版出進改

者售經
店書大地各

刊叢藝文代現

二之輯三

族拉喀哲赫

著德布

元三幣國價實

費郵加酌埠外

前記

我不能不想着失去的國土上一些落後種族的悲慘的命運，於是，我寫下了赫哲喀拉族。

赫哲喀拉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的另一支是鄂倫春族），據說還在三千年前就散居在東三省的北部，悠久的歷史並沒有使他們進化，三百年前雖然有一個姓尤的住在三姓地方做過「軍門」的官，但這並不能證明整個部落的文化已經輝煌燦爛（實際上，當時的王室所以給他們封官的緣故，主要的是要他們來進貢毛皮鹿茸）。一直到清光緒八年，富錦設協領衙門，四百個赫哲人也不過担任守衛。

歷史的輪子不斷的向前轉着，赫哲喀拉族却一直是一個落後的種族，一直到九一八。九一八，那個恥辱的日子！沒有誰知道，九一八以後，日本兵是怎樣的走進那些原始的森林，用三八式步槍甚至用機關槍屠殺他們的慘狀。他們使用着最原始的武器：箭與投槍。但是，子彈從遠處的地方飛來，箭還沒有射出去，人却先突然的倒下了，不知有多少赫哲人的血染紅了草原。

把老酋長安排了這樣悲苦的下場，我十分心痛。然而，歷史——我說的是無情的歷史，却註定了一個原始民族和「文明」而却還原於獸性的部隊的爭鬥以後必然的失敗的命運。

被日本人大規模的屠殺的結果，整個赫哲族現在只剩同江百來人，大屯六十人，撫縣和擾裔宮附近，少到只有數得過來的幾十人了，歷史就是這樣殘酷！

一個有歷史、有文化——儘管文化落後的種族，不能這樣無聲的倒下去，我們不能讓他倒下去。發掘邊疆民族的力量，以平等待遇邊疆民族，這是我要呼喊的。爲了三千五百餘萬的東北同胞，爲了那遼闊廣大而肥沃的土地，我要這樣呼喊。

讓我誦着聖經裏的話：『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親奶的兄弟。』

——三十年四月于重慶。

納奧亞長大了。

父親克克對於納奧亞的長大並不在意。然而，納奧亞自己心裏想著：「我是長大了啊！我是像一棵小松樹那樣一點一點長起來，而現在是可以撐破青天了」她癡癡的望著北面一叢蒼老的松林，松林浮在天邊，似一簇青色的雲。

春天是用着怎樣的步子走進納奧亞心裏去的呢？納奧亞長大了，納奧亞的苦惱也長大了，陽光耀眼的照着青色的松林，松花江一定是愉快而奔放的流著；納奧亞低下頭來沉思，却彷彿心上正也有一道洪流輕輕流著，納奧亞甚至可以清楚的聽見那一道洪流在

心裏流着的朗朗的聲音。

「是什麼使我這樣不安呵？」納奧亞問着自己。她望望屋周圍那一圈土牆，土牆顯着衰老的黃色。她再望望屋內，屋內是一屋子的寂靜，父親是一清早就拿着「斯那齊斯」（註一）出門的，現在一定在江上駕着「威胡」（註二），一屋子的寂靜沉重的壓着她。她禁不住想起那浮在天邊的一簇青色的松林，以及松林裏可能發生的夢一般甜蜜的事情。

她闔上眼，垂下長長的睫毛，却彷彿有一雙蘊滿愛情的光輝，從她稀疏睫毛間熱辣辣的射過來。她認得的，那是蕭阿克塔的眼睛；這眼睛，看到時總使她不安，但愈不安，却愈是想長久久能看它。

「爲什麼我要這樣感到不安呢？那是一雙美麗的眼睛呵！」納奧亞心裏惶惑着。她知道：就是那雙美麗的眼睛如今在密密的松林裏熾熱着愛情的光輝，正在焦急的等候她。

「我爲什麼不快快的去呢？蕭阿克塔是可憐的漢子呵！」納奧亞一次又一次的思量着，不知是怎麼樣的一支洪流可怕的衝擊着她的心坎。

她的心加劇的跳着，穿上了她的魚皮鞋子。魚皮鞋子是蕭阿克塔第一次獻給她的禮

物呵，蕭阿克塔說得那樣動聽：「做你腳底下的鞋子也是情願的，納奧亞！只要你不離開我，你就儘管踐踏我。」

「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呢？蕭阿克塔，可憐的！」納奧亞一個人自語着，從心裏浮起笑渦。

風追着她矯健的背影走進密密的松林。

松林是那樣鬱鬱而且遼闊呵！納奧亞，一個人輕輕地踏進去的時候，可以清楚的聽到踏倒蓬草的聲音。

「沒有一個人，蕭阿克塔在那裏呢？」納奧亞暗中詫異着，松林裏是堆滿了冰雪，堆滿了寂靜和荒涼。

白嘴鵝懶懶的翻飛着翅膀，風不時從松林枝桠間走過，踢下大朵大朵的雪花。

松林裏沒有蕭阿克塔，松林是寂寞而寒冷。蕭阿克塔不在松林裏，春天也不在松林裏。

「蕭阿克塔，你還不懷好意的，跑出來啊！」納奧亞輕輕咒罵着。在松林裏她往來的逡巡。

沒有人回答她。又是一陣風從樹林枝桠間走過，又是一大朵雪花被風踢下來。

雪花在遠處紛紛飄飛，納奧亞望見奔加帶着一匹獵狗從遠處趕來。

他追趕着一匹狐狸。納奧亞看見那可憐的小小動物，剛從她腳邊倉惶的跑過，而現在就一動不動的躺在那離她不遠的前方，血非常鮮明的從這小小的動物身上流出來，再非常鮮明的滲進發着白色的光的冰雪裏去。

「小奔加長得一副好眼睛呵，」納奧亞在心裏讚嘆着的時候，奔加已經馳近她身邊了。

「納奧亞！你等誰啊？」奔加看見納奧亞時把脚步放緩了些，小奔加的確生得一副好眼睛，說話時那裏閃爍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光輝。

「比蕭阿克塔更美麗的眼睛呵！」納奧亞想着，納奧亞的心怦怦跳着：「爲什麼蕭阿克塔總找不見呢？」

「奔加！當心成精的狐狸——報你仇……」納奧亞囁囁着回答了奔加的揶揄，低下頭，心仍然怦怦跳着，却終于趕在奔加的前面走過去了。

奔加在心裏想着：「納奧亞真是中看的牢頭（註三）呵！」于是用那一副天生的好眼睛一點也不放鬆的看着納奧亞穿魚皮鞋子的腳印，一步步遠去。

蕭阿克塔穿着笨重的皮靴走進林子裏來，已經是晌午了，他帶着毒箭，帶着狗，狗

猜猜叫着。

「蕭阿克塔，你來得早呵！」納奧亞張着怨對的眼睛。

「沒有辦法的事，老頭子纏着我，他要把家裏所有的毛皮都捐進城去換烟酒，你說我怎麼答應他？」

「你不答應他？」

「答應他？你說我還有那裏的「特利」（註四）來娶你呢？」蕭阿克塔一臉的懊喪。

「你和他鬧了？」納奧亞是聰明的。

「鬧翻了，老頭子說要把毛皮都捐進城，他說這年頭不喝酒抽烟還幹什麼？鬼子太鬧得兇」。

「爲什麼老頭子們成天只喜歡抽烟喝酒呢？」納奧亞低低地說着，彷彿在盤問着自己。

「你打算怎麼辦呢？蕭阿克塔，我可憐的！」

「沒有什麼別的辦法，我就憑我這雙手，這許多毒箭去多找些獐狐豹鹿。我已經求過貌爾罕（註五）了。」

「蕭阿克塔，你勇敢的，但願貌爾罕保佑你。」納奧亞低下頭輕輕吻他的臂膀。

「納奧亞！你要耐心的等我的「特利」啊！」

「一定的，蕭阿克塔！」納奧亞堅定的答應着。

趕着狗，踏着冰雪，蕭阿克塔的身影在更茂密的森林裏隱沒了，納奧亞凝凝的睜着灼熱的眼睛望着他，一直到望不見。

（註一）赫哲族人把網叫做「斯那齊斯」。

（註二）把小舟叫做「威胡」。

（註三）赫哲人稱少女為「牟頭」。

（註四）赫哲族人的婚姻，是買賣婚姻，不問男女之閏年齡差別，只看男方出的毛皮多少，他們用毛皮交換姑娘，把這種毛皮的彩禮叫做「特利」。

（註五）「貌爾罕」是赫哲族一個祖先的名字，當他們出去打獵的時候，就祈禱他。

二

那一天，和三千年來任何那一天一樣，松花江靜靜的流着，陽光照着水上，閃亮一朵朵金色的花。「威胡」在水上如同「契密」（註一）一樣自由的來往，「斯那齊斯」慢慢的撒去，白魚被一大堆一大堆提上來，松花江上塞滿了老酋長克克的笑聲，以及別的年青的赫哲喀拉人的笑聲……

然而，遠遠的有醜惡的人馬來了，三千年來從來沒有來過的醜惡的人馬，遠遠地來了。他們穿着皮靴，佩着紅紅的日章徽，……

他們咕噥着，他們要克克，要赫哲人把滿載着白魚的「威胡」盡撒去。但是，不論

克克，不論誰，沒有一個赫哲喀拉人聽得懂那些鬼話的。於是，頭也不回的，赫哲喀拉人靜靜的依舊理他們的「斯那齊斯」，再慢慢的撒下去，白魚依舊被大堆大堆捉上來，魚鱗在陽光裏發着金星一般燦爛的光輝……

那些醜惡的人們，那些佩着紅紅的日章徽的野獸，看到那樣多的白魚被捉上來，連眼都看紅了，於是又咕噥着，用臂膊在空中揮動着，做着手勢，要那些滿載着的「威胡」靠攏去。但是赫哲人對那些野獸是連理睬也不肯理睬的，依舊安靜的撒他們的「斯那齊斯」，松花江汨汨流着，對於那一批野獸，焦急的無可奈何的情況，松花江因為冷冷的看着的緣故，幾乎要發出諷刺的笑聲來。

於是，一切不幸發生了，那批野獸舉起手臂來，擎起三八式的步槍。

「砰！」一星火花，僅僅一星火花，厚爾德便跌倒在「威胡」裏，手裏却仍然緊緊的握着「斯那齊斯」。

「來看看啊，厚爾德怎麼了？」酋長克克喊着，把他的「威胡」急急划近厚爾德的身邊。

厚爾德的胸口間流着紅色的血，血滴在「威胡」的木板上，發出可怕的紫色。

一切赫哲喀拉人的「威胡」都划攏來了，都收起了他們的「斯那齊斯」，也不顧

「斯那齊斯」裏正滿滿裝着白魚，也不顧白魚是怎樣寶貴，一切的人，一切的手都划向厚爾德的身邊來。

厚爾德吃力的喘着氣，「威胡」的木板上全被血染紅了，那兩隻平常和太陽一樣明亮的眼睛裏，正在慢慢的發散着最後的光輝。

所有的赫哲喀拉人的眼睛裏充滿着憤怒，充滿着仇恨的火星，三千年長的時間一直下來，沒有誰敢動「花腰子」（註二）一根汗毛，而今天，今天，今天，那批佩着紅紅的日章徽的野獸，他們一舉手就遠遠的殺了厚爾德，一點不動聲色的殺了厚爾德……

「你們說怎麼辦呢？」老酋長克克流下了眼淚，我們捉我們自己的白魚，却有人來殺害我們了，世界是在怎樣可怕的變着啊！……」

沒有人回答。一切都沉默着，一切人都被那種使心都要爆裂開來的仇恨苦惱得說不出話來。

「酋長——」厚爾德低聲喚着：「我是——完了，告訴蕭阿克塔呀！告訴全部落的人呀，千萬要替我報仇——這血海冤仇呀……」

「一定的，厚爾德！我們都要替你報仇的呀！……」

厚爾德那雙和太陽一樣明亮的眼睛，終于散失盡了光輝，濃重的黑暗壓上他的眼

皮，雖則並非心甘情願地，然而終于輕輕闔上了他的眼皮。像一扇門那樣的，死神用一枚看不見的鑰匙鎖上了這曾經充滿心靈的光輝的窗戶，永遠不再開了。

「完了！」酋長低聲告訴着大家。

「這樣快就完了嗎？」有人撫着他的微溫的，心房已經停止了跳動的胸膛，低低地啜泣起來。

沒有一個人不想痛哭一番的，然而，真真聽到哭聲的時候大家却變得煩躁起來。

「不要哭呀，哭有什麼用呢？這是血海冤仇呀……」

「不由得不哭呀，……這樣一個好人一忽兒便蹬着腳死了……看手還緊緊握着「斯那齊斯」呢，人却這樣快就死了，死了……」哭的人申辯着，哭聲比先前更加淒厲起來。

這樣一個好人，一忽兒便蹬着腳死了，真是不由得不哭的，比先前更多的人低低地哭泣起來。

可是，不遠的岸邊，又是一星火花：「砰——」子彈帶着死的威脅飛過哭泣的人的低垂的頭頂。

「怎麼辦呢？」酋長望望驚惶失色的夥伴，望望倒在「威胡」裏被血染紅了的屍

首，雖然堅定的揮着手，却自己也明白自己也有些胆怯：

「你們走吧，把厚爾德的屍首留給我。」

「我們怎麼放心要你一個人去冒險呢？酋長！我們大家不走，要死，也死在一窩呀！……」

「要死也死在一窩呀！」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不論年青的，年老的。

「你們在怎麼糊塗的想呢？要死也死在一窩！難道沒有人想到報仇了嗎？……赫哲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呀……」

沉默統治着松花江，沒有人敢把話響朗的說出來。大家是非常不放心酋長一個人去冒險的；然而又從心裏想着：「對是對的，死在一窩，叫誰來報仇呢？但是，但是，酋長一個人。」

「你們走吧，走吧，不要再想糊塗心思了呀，」克克鎮定的催着他們：「把厚爾德的屍首留給我，我一個人，不要緊的，……」

沒有人敢再說話，一切人都把自己的「威胡」載着哀愁緩緩的划開去。一切都用一種無聲的哀泣離開了老酋長的「威胡」。

「砰——」又是一聲槍響，那些野獸們在岸邊兇惡的咆哮着。

所有的「威胡」這才順着急流急急的划開去，却把所有的關心和注意繫在酋長克克的「威胡」上。

人們從陰濕的長滿柳樹的島的後面，望見臉色灰白的酋長把厚爾德的屍首搬運進自己的「威胡」，又把「威胡」掉轉頭向岸邊划去。

岸邊那些佩着日章徽的兇惡的野獸們大聲的笑了。

終于酋長的「威胡」靠近了岸。

那五匹佩着日章徽的野獸看見「威胡」上堆滿着白魚時，滿心的喜悅，叫出聲來：

『大大的好！……』

有一個用皮靴踢着厚爾德的屍首：

『不中用的，馬鹿！』於是輕蔑的笑起來。克克是不懂那些鬼話的，但克克可以從那些野獸貪婪的眼睛裏，看出一切輕蔑的表情。憤怒之火在克克心裏燒着。

看到那些白魚一尾尾被裝進「斯那齊斯」裏，然後連「斯那齊斯」也被一起牽走了時，一種不可言說的悲傷使克克掉下淚來。

魚鱗在陽光裏閃着金星一樣的光輝，克克不由得呆呆站着看那些自己捉來的魚一步步地遠去。遠去，是永不會再回來的遠去呵，克克彷彿覺得，那些魚都在向自己掉着眼